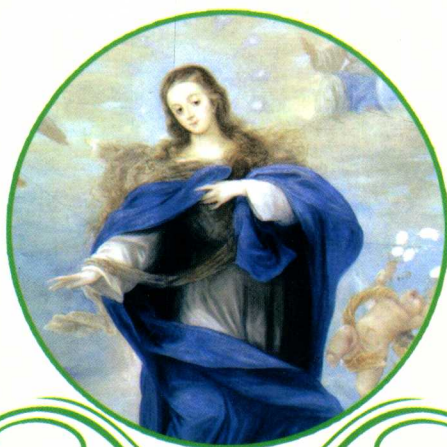


罪与罚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evsky, F.) 著 大鹏 译

上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罪与罚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evsky, F.) 著 大鹏译

上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与罚/(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F.)著;大鹏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469—2394—9

I. ①罪… II. ①陀…②大…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940 号

罪与罚

著 者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F.)
译 者	大 鹏
责任编辑	程双双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7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449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394—9
定 价	59.80 元(上、下册)

导 读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十九世纪俄国著名文学家,小说《罪与罚》是他在1866年写成的,当时,俄国正处在即将崩溃的农奴制与急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广大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作者怀着一种同情的心情,塑造了俄国下层人民饱受屈辱的悲惨命运,这篇小说是一部强有力地揭露当时社会矛盾根源及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罪恶的世界文学作品。

以刑事犯罪为题材的《罪与罚》,它不仅是一部社会、哲学方面的小说,而且还是一部犯罪心理学方面的小说,它酣畅淋漓地剖析了一个罪犯的内心世界。这部小说中的拉斯科里尼柯夫出身贫寒,交不起学费,不得不辍学,继而又陷入走投无路、衣食无着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甘心自己做一个“平凡的人”,一个与其他人一样,只会繁衍同类、俯首帖耳的奴隶,他想做另一种“非凡的人”。这样,他就可以不受法律与道德的约束,可以为所欲为,有权去做一切违法乱纪的事,为了从贫困中摆脱出来,他铤而走险,用他那双发抖的手,举起了斧子,把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给砍死了,抢走了她的财产,并且连她的妹妹也一块杀掉了。

从此以后,他的思想便崩溃了,虽说出于种种巧合,他逃离了现场,后来还出现一个替身,警方也没有他杀人的确凿证据,就这样,他完全从法律的制裁下逃脱了。然而,他却受到另一种惩罚——道德与良心的谴责,他为此开始陷入一种极度痛苦与精神折磨之中,他昏迷了三天三夜,一直做着噩梦,开始厌烦世上的一切,变得神经质起来,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常有意无意地想暴露出自己,他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最终,他还是忍受不了良心的折磨,在妓女索菲娅的感召下,去自首了。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细腻的内心描写,把本书的主人公——拉斯科里尼柯夫行凶前后的心理变化、精神分裂式的压抑、苦闷、急躁的心理,以及杀人犯与妓女抱头痛哭、拉斯科里尼柯夫与他的母亲生死离别的场面描写得淋漓尽致。

本书还有另一位人物——卢任,作者把他刻画成一个资产阶级的典型,

在他看来，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的利益，他把能抬高自己身价的金钱看得高于一切。他希望能找到一位出身贫寒的妻子，这样，他的妻子就会对他感恩戴德，便会心甘情愿地听从他的摆布。他对未婚妻的哥哥——拉斯科里尼柯夫，也想以恩人自居，在受到拉斯科里尼柯夫的冷嘲热讽之后，便想方设法，用卑劣的手段，企图造成兄妹间不和，后来阴谋败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把卢任那副自私之极的灵魂，刻画得淋漓尽致，使他那副伪善、自私、吝啬与阴险的面孔跃然纸上，从而激起读者对他的憎恨。

《罪与罚》这部小说，再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彼得堡的真实社会情景。作者主要写处于贫困之中的下层人民，为他们控诉社会的不公。在人物的刻画上，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去描写小说人物的灵魂，再现故事人物的内心世界，突出他们的性格特点。并进一步指出：书中人物的性格，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社会环境造成的，酗酒、卖淫、犯罪的根源则在于社会制度本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优秀的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小说，在浩繁的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据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七月初，在一个特别炎热的傍晚，有个年轻小伙从 S 街所寄宿的阁楼里走出来，慢悠悠地向 K 桥走去，好像还有些犹豫似的。

他顺利地避免在楼梯上碰见他的女房东。他的阁楼在一幢高耸的五楼下面，与其说是一个住房，还不如说是个大橱子。女房东租给他这个阁楼，供他膳食，有人侍候着，她住在他下一层楼里，他每次出去的时候，都一定要经过她的厨房，厨房的门总是开着的。他每次走过时，这个年轻人都会有一种恶心害怕的感觉，他便皱着眉头，感到很是惭愧。他欠着女房东没有希望能还清的债务，担心碰到她。

这并不是因为他胆小和卑鄙，恰恰相反，而是从近段以来，他总是处在一种过度紧张、焦躁的状态，快得忧郁症似的。他变得是这样孤独，远离同伴，以致他不仅怕碰见他的女房东，任何人他都害怕碰面。他被贫穷所压垮，但近来这种焦躁的处境已经不再使他感到是什么负担了。他也不再去做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事情，他已经没有心思去做事了。女房东所能做出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他真正感到害怕，除非被拦在楼梯上，被迫去听她的那些琐碎的、与他毫不相关的废话，纠缠着、威胁着、埋怨着想要讨债时，他就要像个小猫似的蹑手蹑脚地偷偷地溜下去，免得让人看见。

然而，这天晚上，一来到大街上，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那种恐惧的心理。

“我正要去试着做像那样的一件事情，可却被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给吓住，”他心中暗想，露出一种奇怪的笑容。“嗯……是的，什么事都在人的支配之中嘛，他却出于一种胆怯的心理而错过时机，那可是一种很显然的道理，要是能知道人们最害怕什么，那会很有趣的，迈出新的一步，说出一句他们最害怕的话来……可我说得有些太多了。因为我总是唠唠叨叨的，什么也做不成。或许，也可能是因为我什么也做不成，才这样唠唠叨叨的。我是在最近一个月里才学会唠唠叨叨的，终日躺在自己的小巢里胡思乱想……想着要

提醒那个巨大的杀人魔王。我为什么要现在去那儿呢？我难道能去干那种事吗？那件事很严重吗？根本就不很严重。只不过是胡思乱想着为自己逗乐而已！对了，可能只是游戏！”

街上热得可怕，也没有风，一片忙碌，灰泥、脚手架、砖头、灰尘和夏天所特有的恶臭。这是所有那些不能到郊外避暑的彼得堡人所熟悉的那种臭气，所有这一切都对这个神经已经过度紧张的年轻人产生了痛苦的影响。小酒馆在本市的这一地区特别的多，从里面发出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尽管是在上班时间，他还是不断遇到醉鬼，这就构成了一幅令人厌恶的悲惨图像。一种极为厌恶的表情在这个年轻人那俊秀的脸上一闪而过。顺便说一下，他长得极为英俊，超过中等身高，身材消瘦却很匀称，长着一双漂亮的黑眼睛，深褐色的头发。他很快就陷入了沉思，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好像他的脑海中一片迷茫，他向前走着，也不去在意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并且也不想去观察。只是偶尔咕哝一下而已，这是那种自言自语的习惯，他对此已经公开承认了。在这种时候，他也能意识到，他的思想有时也是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并且他十分虚弱：他几乎已经有两天都没吃东西了。

他身上穿得是这样寒酸，即使是一个已经习惯于衣衫褴褛的人，也会为在大街上穿着这样破衣烂衫而难为情。然而，在本市的这个地方，几乎就没有能让人感到惊讶的衣着破烂。这应当归功于挨着干草市场（这是彼得堡的一个市场，本书的情节都是以此为中心——译者注），有一定数量的妓院，而且聚集在彼得堡市中心的这些街道里的人们，大多是那些做买卖的和工人阶层，在街上就能看到各种类型的人，然而，要不是这种形象的人出现，那倒反有点奇怪了。但是，在这个年轻人的心目中，已经聚集了这么多辛酸和耻辱，他就不顾年轻人所特有的那种衣着讲究，他有意穿着这身破烂的衣服在大街上走着。当然，在他遇到在任何时候都讨厌碰到的熟人和以前的同学时，那就是另当别论了。然而，却有个醉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正坐在一辆大车上，被一匹拉重货的马拖着到某处，当他在身旁经过的时候，突然，用手指着他，拼命地冲着他大叫道：“喂，德国做帽子的！”年轻人突然停了下来，哆嗦着用手抓住了他的帽子。这顶高筒圆帽是从齐妹尔曼帽子店里买的，只不过十分破旧罢了，也退了色，到处都是破洞和污痕，没有帽边，歪戴到一边，折成一个不体面的形状。然而，这却不是羞愧，而完全是另外一种，甚至是一种类似恐惧的感觉包围了他。

“我早知道！”他慌乱中咕哝道，“我这样想过！那可是最糟不过的了！哎呀，像这样一种蠢事，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也会破坏整个计划！是这样，



我的帽子也太容易让人注意了……它看上去很是可笑，因此也就值得人去注意……穿着这身破烂衣服，我应该再戴一顶像薄煎饼式的老式帽子，而不能戴这顶奇形怪状的东西。没有人会戴这种帽子的，一英里以外都能让人注意到，也会被记住……问题是，人们记起它以后，就会提供给他们一条线索。做这种事情就需要尽可能不去引人注目……琐事，琐事也是问题的所在！什么，恰恰是这些琐事，把一切都给毁掉了……”

他并没有走多远，他当然清楚从他所寄宿的那幢房子的大门口，迈过了多少步：总共七百三十步。一次，当他在迷迷糊糊中的时候，也曾经数过。那时，他还不相信自己的这些梦想，只是他自己被这种幻想大胆鲁莽所打动而已。现在，一个月以后，他已经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了，并且，尽管他总是自言自语地嘲笑自己的无能和优柔寡断，并不知不觉地认识到这种“梦想”可能是一种可以尝试的大事，尽管他仍然不能让他自己明白过来。现在，他确实实地要为他计划进行演习了，每走一步，他都变得越发激动了。

他的心在紧张不安地战栗着，走近一幢一面对运河，另一面冲着大街的大房子。这幢房子分隔成一间间小住房，住着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有裁缝、修锁工、厨师、各种各样的德国人、妓女、小职员等。在这幢房子的两道大门和两个院子里不断进进出出着。这幢房子里雇佣着四个看门人。年轻人为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而感到高兴，并马上不被人注意地溜进了右边的大门，上了楼梯。那是一个后楼梯，阴暗狭窄，但是他对此已经熟悉了，并也知道路，并且，他还很喜欢这里的整个环境：在这种黑暗的状态中，即使有最为好奇的眼睛也不会感到恐惧。“我要是现在还这样害怕的话，要是在某个时候，真的要去干那件事时，又会怎么样呢？”当他上到四楼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想道。在那儿，有一些正忙着从一套住宅里向外搬家具的搬运工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知道那套公寓已经被一个从事行政事务、带着家眷的德国人居住着。“那么，这个德国人搬出去了，因此，在这个单元的四楼中，除了一个老太太以外，就没有租赁者了。无论如何，这总是好事情，”当他按响老太太住房的门铃时，自言自语道。门铃发出一种轻微的响声，它好像是用白铁做的，而不是用铜做成的。这样一幢楼房的小房间里，几乎全都装着这种门铃。他已经忘记这种门铃的响声，现在，它这种特别的叮当声似乎让他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并且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他的眼前……他颤抖了一下，他的神经到现在又开始紧张不安起来。不久，门开了一道很小的缝隙，那个老太太用一种带着明显不信任的眼神从门缝里打量着来访者，除了她的那双在黑暗中

闪光的小眼睛以外，别的什么也看不到了。但是，在楼梯的平台上，却看到很多人，她变得大起胆子来了，便把房门开开了。年轻人跨进那道黑暗的房门，那是从小厨房分隔开的。老太太一声不吭地站在他的面前，用一种充满疑问的眼光看着他。她是一个矮小干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眼光锐利并带着一种恶狠狠的眼神，尖尖的小鼻子，那已经失去色泽的、花白的头发上厚厚地涂着一层头油，也没戴方巾。她那看上去像母鸡腿似的长脖子上围着一块斑斑点点的法兰绒破围巾，并且，尽管天气炎热，她的肩上还披着一件破旧的已经老得发黄了的毛皮披肩。老太太不停地咳嗽着，呻吟着。年轻人很可能用一种很奇怪的目光望了她一眼，一种不信任的神情又闪现在她的眼中。

“拉斯科里尼柯夫，一个学生，在一个月前来到过这里。”年轻人急忙咕哝道，半躬着腰，他想起来，应该更有礼貌些。

“我记得，我的好先生，我清清楚楚地想起来了，您来到过这儿，”老太太毫不含糊地说道，可仍然用一种疑问的目光盯着他的脸。

“哦，来这儿……我又是为相同的事而来。”拉斯科里尼柯夫继续说道，并为老太太对自己的不信任而感到吃惊和惊慌不安。

“也许她总是这样，只不过我在那一次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已。”他怀着一种心神不安的感觉想道。

老太太停了一会儿，似乎是在犹豫不决似的，然后便退到一旁，指了指房间的门，让客人从她面前过去，说道：“请进吧，先生。”

那个让年轻人走进去的房间很小，墙上贴着发黄的墙纸，窗台上摆着天竺葵，窗户上挂着细纱窗帘，落日的余晖在这一刻把里面照得很亮。“那么，在那时，太阳也会像这样照着！”这种想法似乎偶然在拉斯科里尼柯夫的脑海中闪过，他匆匆地扫视了一下房间里的一切事物，并想尽可能注意到并记住里面的布置。但是，在房间里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家具也都很破旧了，全是黄木做的：摆放着一张高高的弓形木制靠背的沙发，一张椭圆形的圆桌摆放在沙发前，在窗户中间的墙上是一个装着一面镜子的梳妆台，墙边放着几把椅子，还有两三幅只值半便士的图画，装在黄色的画框里，上面画的是几个手里拿着小鸟的德国少女，就这么多。在墙角处，在一幅小圣像前点着一盏灯。这一切都很干净：家具和地板都被擦得发光，一切都是亮光光的。“丽扎韦台做的，”年轻人心中想道。整个房间里没有一点灰尘。“只有在恶狠狠的老寡妇家里才能发现这种洁净，”拉斯科里尼柯夫心中又暗暗想道，并且用好奇的眼光偷偷地看了看通向另一个小房间门前的那块棉门帘，里面摆放着老太太的床和一个箱子，他以前从没有向那里面看过。这套公寓只有这两个

房间组成。

“你想要做什么呢？”老太太走进房间，厉声问道，还像以前那样，在他面前站着，这样可以直接盯着他的脸。

“我带来一件典当物。”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扁平的老式银表。表的背面刻着一个地球。表链是钢的。

“上次的抵押品已经到期。前天就超过一个月了。”

“我可以再给您一个月的利息，请再宽限几天。”

“先生，再宽限几天，还是立即把您的东西卖掉，那可都随我的便了。”

“这块手表，您能给我当多少钱，阿廖娜·伊凡诺芙娜？”

“先生，你带来的可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几乎就不值钱。你上次拿来的那个戒指，我给了您两卢布，可在珠宝商那里，只用一个半卢布就能买个相当新的。”

“就用它典当四个卢布吧，我会来赎的，那是我父亲的。我不久就能弄到钱了。”

“您要是乐意！就一个半卢布，还要先付利息。”

“一个半卢布！”年轻人大叫道。

“请您自便吧。”老太太把表退给了他。年轻人接了过来，感到是这样愤怒，以致想转身便走，但他马上又改变主意，他想起自己已经无处可去，并且，他在这儿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拿钱来吧！”他粗鲁地说道。

老太太在她的口袋里掏钥匙，并走到另一个房间的门帘里便不见了。只剩下年轻人一个人站在房间中央，好奇地倾听着，暗自思忖着。可以听到她打开了衣柜。“那肯定是上面的抽屉，”他心中想道。“这么说，她的钥匙是放在右边的口袋里的。都串在一个钢圈上的……并且有一把钥匙，比其他所有的钥匙要大三倍，带着深深的锯齿，那不会是衣柜抽屉上的……那么，肯定还另有一个箱子，或者是一个保险箱……这可值得了解一下。保险箱总是配着那样的钥匙……然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多么可耻。”

老太太走了回来。

“给您，先生，正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每个卢布一个月的利息是十个戈比，因此，一个半卢布，我就应该收十五个戈比，作为预先支付的一个月利息。可我以前借给您的那两个卢布也是按同一种方法计算，也要预先支付，您就应该欠我二十个戈比。这总共是三十五个戈比。这样说来，您的这块表，我就应该给您一卢布十五戈比。给您吧。”

“什么！现在只剩一卢布十五戈比！”

“就这么多。”

年轻人没有争论，便拿过钱。他望着老太太，并不急着出去，他似乎还想说些什么或者是做些什么，但他自己并不十分清楚，要做什么。

“阿廖娜·伊凡诺芙娜，我可能在一两天内，再给您带来一样别的东西……一个很贵重的……银的……烟盒，我从我朋友那里取回来……”他心慌得住了口。

“好，我们到那时候再谈这些吧，先生。”

“再见……您总是单独待在家里吗？您的妹妹不是在这里陪您吗？”在他走在过道里时，尽可能随便地问道。

“先生，她关您什么事呢？”

“哦，这没什么特别的事。我只不过问问而已。您真是太活泼了……再见，阿廖娜·伊凡诺芙娜！”

拉斯科里尼柯夫在十分心慌意乱中走了出来。这种慌乱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在他走下楼梯时，他甚至停了两三次，像是猛然想起什么令人大吃一惊的事情似的。当他来到大街上的时候，他大叫道：

“哦，上帝，这所有的一切是多么令人讨厌啊！难道我，难道我可能……不！这简直是胡说，那是废话！”他毅然决然地补充道。

“我的头脑里怎么竟会产生这样残忍的想法？我的心竟能盛下这种肮脏的东西呢？对，最重要的是：污秽、令人厌恶、讨厌、讨厌！并且，我已经整整一个月……”

但是这不能用言辞、也不能用惊呼来表达他那激动的心情。在他去老太太那儿的路上，就开始压抑并折磨他的那种极为强烈的厌恶心情，现在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而且变得十分明显，他简直不知道如何逃避自己的悲惨境地。他像一个醉汉似地在人行道上走着，全然不顾路上的行人，总是撞着他们，当他来到另一条街上的时候，这才恢复了知觉。向四周望了望，他注意到自己正紧靠着一家小酒馆站着，要到里面去，就首先要从人行道沿着楼梯来到地下室里。正在这时，从门口走出两个喝得醉醺醺的人来，嘴里辱骂着，互相搀扶着，顺着楼梯爬了上来，也没停下来想一想，拉斯科里尼柯夫立刻就顺着楼梯下去了。到现在为止，他还从来都没有进过酒馆，但是，他现在感到头昏眼花，并且受火燎似的干渴的折磨。他希望能喝点冰冷的啤酒，并且他把自己突然间的虚弱归因于饥饿。他坐到一个阴暗肮脏的角落中的一张发黏的小桌旁，要了一些啤酒，急切地喝下去第一杯。他立即感到很舒服，

他的思路也变得很清晰了。

“这一切都是胡说，”他满怀希望地说道，“这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只不过是身体失调而已。只不过需要一杯啤酒，一块干面包，立即就让头脑变得坚强起来，思想也清楚了，意志也会坚定下来！呸！这一切竟是多么卑微啊！”可是，尽管他轻蔑地啐了一口，他现在的模样却显得很快活了，好像他突然从一种可怕的重负中解脱了出来似的，并且用一种友好的方式扫视了一眼在房间里的人们。但是，甚至就在这一刻，他隐隐约约预感到，这种快乐的心情也不是一种正常状态。

在这时，酒馆里还有几个人。除了他在楼梯上遇到的那两个醉汉以外，又有一群五个男人和一位带着一架手风琴的姑娘一起走了出去。他们离开以后，房间里变得静悄悄、冷清清的。仍留在酒馆里的人中，有一个看样子像个工匠，已经有些醉了，但醉得不是太厉害，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壶啤酒。他的同伴是一个高大的结实的男人，留着一部花白的胡须，穿一件镶边的短上衣，他已经喝得大醉，正坐在长凳上打盹，只是偶尔像是在梦中似的，打着响指，张开双臂，在长凳上把上半身向上动一动，还哼着某首毫无意义的曲调，并尽力回想着像这样的几行歌词：

他的妻子被他溺爱了整整一年，

他的妻子被……他溺爱了整……整一年……

或许突然间又醒过来……又唱道：

跟着拥挤的人群向前走，

他却又碰到了从前的恋人……

但是，没有人能分享到他的快乐；他那个沉默少语的同伴对他的这些表现，像是带着敌意和怀疑的态度看着他。房间里还有一个人，看样子像是个已经离职的官员。他孤苦伶仃地坐在一旁，不时从对着他的酒杯呷一口酒，并向四周看看。他似乎也有点儿激动不安。

第二章

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拉斯科里尼柯夫不惯与人交往，他总是避免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特别是最近。但是，他现在却有一种要与人相处的欲望，好像是在他的内心里发生了什么事似的，他有一种要与人交往的渴望。经过整整一个月来的苦思焦虑，忧闷不乐，情绪紧张的折磨，他正想休息一下，能待在另一个世界里，即使有一分钟也好，无论怎样都可以，并且，尽管这个环境里污秽不堪，他现在还是很高兴待在这个小酒馆里。

酒馆的老板待在另一个房间里，只是经常往下面走几步来到这个主要的店堂里来，他感到自满的是，那双红色翻口、擦得发亮的时髦靴子展现在人们眼前。他穿着一件长外衣和一件非常油腻的黑缎子马甲，也没打领带，脸上像是给铁锁上油似的涂着一层油。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约有十四岁的男孩，还有个年龄更小的男孩，有人要东西时，他就送去。柜台上摆放着切成薄片的黄瓜，还有几块黑色的面包干，一些切成一块块的鱼肉，这一切都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简直让人不能忍受，而且在这个有着浓浓酒精味，在这种空气中待上五分钟，就会把一个男人熏醉。

偶尔还会遇到一些在没有开始说话，一见面便可以引起我们兴趣的陌生人。那个坐得离他稍远一些，看上去像是一个离职官员的客人，却在拉斯科里尼柯夫的脑海里对他产生这种印象。后来，这个年轻人便经常回想起这个印象，他甚至认为这是由预感造成的。他反复打量着那个官员，当然，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后者也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很显然，那人也想与他交谈。对厅堂里的其余那些人，包括店主在内，那位官员看上去似乎对他们这一些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对他们有些厌倦，并且表现出一种带有让人欠情似的藐视意思，把他们当做地位和文化层次都很低的人们一样，觉得去跟他们谈话是无聊的举动。他已经年过五十的男人，头顶光秃，两鬓花白，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由于经常喝酒，脸上有些浮肿，发黄，甚至有点发绿，眼睑

微肿，一双细得像两条裂缝似的眼睛，却奕奕有神、微微发红的小眼睛在炯炯放光。可是，在他身上却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他的眼睛里却流露出一种似乎是一种很强烈的感情，或许是带有思想和智慧，但同时又流露出一种像是疯狂的迹象。他穿着一件陈旧而又破得不能再破的黑色燕尾服，上面的纽扣也掉得只剩下一颗，还勉强挂在上面，很显然，就是扣住最后的这颗纽扣，让他保持值得尊敬的形象。黄布马甲下面，露出皱皱巴巴、前面脏得满是污迹的衬衣。像一个官员的样子，他也没有留胡须，只不过已经很久没刮过脸了，以致他的下巴看上去像是一把带着坚硬毛发的刷子。并且，他的行为举止也真的像一位官员那样带有某种值得尊敬的风度。只是他显得有些不安罢了，他把头发搔得乱蓬蓬的，有时用手托着脑袋，把袖子已经磨破了的胳膊肘放在污迹斑斑而且发黏的桌子上。最后，他奇怪地看了拉斯科里尼柯夫一眼，大声而坚决地说道：

“尊敬的先生，斗胆相问，我可以与您谈几句吗？因为您的外表并不十分讲究，但我的经验却告诉我，您是一位受过教育的人，也不习惯于喝酒。我一直很尊敬受过教育，并且又怀着真挚情感的人，除此而外，我还是个九等文官（一七二二年彼得大帝制定了文武官员的‘等级表’，分为十四等级，十四等为最低，后来也只不过略加修改，并一直执行到一九一七年——译者注）呢。马梅拉多夫——这是我的姓氏，九等文官。斗胆相问，您在哪供职？”

“不，我正在上学……”年轻人回答道。对这种夸张的说法以及这种直截了当的说话方式而让他感到惊讶。尽管在这一瞬间，他正有一种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的渴望，但实际上，真的与人说起话来，他马上就感到不快和愤怒，就像他平日讨厌跟他接近或者想要和他接触的陌生人，他都是这样。

“那么，就是一位大学生，或者原来是大学生了！”那位官员大声说道，“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是出于一个人的阅历而已，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先生，”他并且还自我肯定地用他的手指拍了拍前额。“你曾经是个大学生，并且还做过学术性研究！只是请允许我……”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端着自已的酒壶和玻璃杯，坐到年轻人的身旁，稍有点斜对着他。他已经醉了，只是仍然很流利豪爽，只是偶尔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并且说得有些啰唆。他这么急切地渴望与拉斯科里尼柯夫交谈，好像他已经有一个月没与人说过话似的。

“尊敬的先生，”他几乎用一本正经的语气开始说道，“贫穷不是缺点，那可是一句真理。然而，我也知道，酗酒并不是一种美德，那更是真理。可是

赤贫，尊敬的先生，赤贫却是一个缺点。在贫穷时，您还能保持您灵魂的那种天生的高尚气质，但是，在赤贫中……从来也没有……没有人能做到。因为赤贫，他不是被人用棍子赶出人类社会，而是用扫帚把他清除出去，以便让他受更大的侮辱；而且也是对的，因为在赤贫之中，我就准备好首先让自己受尽羞辱。于是就来到酒馆！尊敬的先生，一个月以前，列别兹雅特尼柯夫先生把我太太打了一顿，并且我太太可是和我有着很大区别的那种人！您明白了吗？请允许我出于单纯的好奇心，再问您另一个问题：您在涅瓦河上的运草船上宿过夜吗？”

“没有，我从没有过，”拉斯科里尼柯夫回答道。“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唔，我就是从那儿来的，而且我这样睡觉已经是第五夜了……”他倒了一杯酒，喝干后，便停了下来。实际上，他的衣服上，那些干草片粘在他的衣服上，甚至还混进他的头发里。这似乎很有可能，他已经五天都没有脱衣服，也没有洗脸了。特别是他的那双脏手，肥胖发红，指甲里塞满黑东西。

他所说的话像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尽管这也是无精打采的。站在柜台后面的男孩子也吃吃地笑了起来。店主也从上面的房间里走了下来，显然是抱着听听这个“好笑的家伙”说话似的，坐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懒洋洋地、却高贵地打着呵欠。很显然，马梅拉多夫是这里一个常见的人儿。而且他爱用夸张的说法，大概是由于他在这个酒馆里已经习惯于和各种各样的陌生人说话。这种习惯对那些酒鬼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必需品，特别是那些在家中被严加管束和受照顾的人来说。因此他们在与其他酒徒在一起，便总是设法为自己辩解，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博得别人的体谅呢。

“可笑的家伙！”店主断然说道。“你为什么不去做工，你要是个官员的话，为什么没有去值班？”

“我为什么不去值班呢，尊敬的先生，”马梅拉多夫继续说道，这是他专门对着拉斯科里尼柯夫说的话，似乎这是他对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不去值班？一想起我是一条毫无用处的小虫，难道我自己就不觉得心痛吗？在一个月前，当列别兹雅特尼柯夫先生亲自动手打我妻子时，我醉醺醺地躺在床上，难道我能不难受吗？原谅我，年轻人，要是这件事发生在您身上……嗯……唔，还会去借那种毫无希望借到的债务吗？”

“是这样的，只是，你所说的毫无希望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绝对没有一点希望，当你预先就知道这是毫无收获的时候。举例来说，您事先就确定无疑地知道这个人，这是个最有名望、最可做表率的